3487
1736
Y.32

春雜記

附魏義士傳

乙巳禍蹟

三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尹
柳
柳
宋麟壽
林亨秀
李若氷
李霖
朴光佑
金礪
李中悅
羅淑
沈苓
安名世
鄭源

成子澤
成遇
李德應
尹潔
鳳城君
桂林君
李彦迪
權橃
白仁傑
盧守愼
丁熿
宋希奎
金鸞祥

柳希春
閔起文
李彦忱
韓淑
李震
李天啓
成世昌
鄭滋
李湛
黃博
權勿
尹剛元
李爓

安景佑
金振宗
柳堪
權應挺
李文楗
金忠甲
金禧年
安馠
崔弘度
乙巳始末

可以托六尺之孤與其人也鄭光弼嘗稱權橃有

難不可奪之節其言皆果驗也 野言別集

中廟末年誅金安老許沆蔡無擇収用己卯遺賢朝著清明 仁廟毓德春宮有聖上之資勤於學問敬禮賢士士類欣欣爭自奮勵庶幾挽回至治之有日而尹任以武夫憑藉東宮多行不義尹元老元衡以文定王后之弟天性邪毒交搆兩間令 仁廟不自安無所不至士林之欲保護 東宮者皆指為任黨其邪謟無行者亦多附元衡於是大小尹之說行於縉紳間飛語交騰識者憂之及 仁廟嗣位未幾因辰成之疾及大漸命傳位于慶原大君即 明廟也

序

東333391

尹
柳
柳
宋麟壽
林亨秀
李若氷
李霖
朴光佑
金[illegible]
李中悅
羅淑
沈苓
安名世
鄭源

成子澤
成遇
李德應
尹潔
鳳城君
桂林君
李彥迪
權橃
白仁傑
盧守愼
丁熿
宋希奎
金鸞祥

柳希春
閔起文
李彥忱
韓淑
李震
李天啓
成世昌
鄭滋
李湛
黃愽
權勿
尹剛元
李爓

安景佑
金振宗
柳堪
權應挺
李文楗
金忠甲
金禧年
安馠
崔弘度
乙巳始末

李廷馨圭菴
宋構壽子應
慶婿

壽春雜記

李　廷馨　德薰　著

中廟末年誅金安老許沆蔡無擇权用已卯遺賢朝著清明　仁廟毓德春宮有聖上之資勤於學問敬禮賢士　士類欣〻爭自奮勵庶幾挽回至治之有日而尹任以武夫憑藉東宮多行不義尹元老元衡以文定王后之弟天性邪毒交搆兩間令　仁廟不自安無所不至士林之欲保護　東宮者皆指爲任黨其邪謟無行者亦多附元衡於是大小尹之說行於縉紳間飛語交騰識者憂之及　仁廟嗣位未幾因哀成疾及大漸命傳位于慶原大君卽　明廟也

序

東333391

尹
柳
柳
宋麟壽
林亨秀
李若氷
李霖
朴光佑
金礩
李中悅
羅淑
沈苓
安名世
鄭源

成子澤
成遇
李德應
李輝
尹潔
鳳城君
桂林君
李彦迪
權橃
白仁傑
盧守愼
丁熿
宋希奎
金鸞祥

柳希春
閔起文
李彦忱
韓淑
李震
李天啓
成世昌
鄭滋
李湛
黃博
權勿
尹剛元
李爓

安景佑
金振宗
柳堪
權應挺
李文楗
金忠甲
金禧年
安鈐
崔弘度
乙巳始末

可以托六尺之孤與其人也鄭尭弼尋稱權撿有

難不可奪之節其言皆果驗也 野言别集

其緣處大事聖慮深遠授受明白不容他議而元衡
欲謀殺任因以嫁禍士林以逞宿憾聲言任初欲通
謀於恭懿殿有擇立之意及 明廟嗣位猶蓄異志
欲圖廢立 文定感之一日下密旨于元衡乃罪任
灌仁淑等之教也元衡通于憲長閔齊仁諫長金光
準等兩司會中學欲劾任灌等議不一而罷於是又
嗾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等詣闕請對時 明廟
幼冲（春秋十二歲） 慈殿垂簾同聽政引對于忠順堂芑等
進啓任灌仁淑可罪而其罪名以不自安有形迹爲
辭乃竄任罷仁淑遞灌相尋並竄配未幾因順明疏

以肆危宗社賜三人死順明以下錄勲賜券濯等死後加極刑一時名流皆目爲逆黨或死或謫無得免者乙丑 明廟命量移謫人之生存者或叙用有復恩之漸今 上即位初年大臣李浚慶等白其寃並昭雪擢叙已死者復官又追奪順朋芑等爵削去僞勲嗚呼是非定於數十年之後伸究討罪於是無毫髮恨矣而已死者不可復生不亦悲哉當時之事後生容有不能詳知者且兵亂之後秘省並藏典籍散失無存俱其湮沒莫傳乃列其姓名隨其所聞略記其寃姦鬼情狀亦叙梗槩于下以俟博聞之人而求

其務處大事聖慮深遠授受明白不容他議而元衡
欲謀殺任因以嫁禍士林以逞宿憾聲言任初欲通
謀於恭懿殿有擇立之意及　明庙嗣位猶蓄異志
欲圖廢立　文定惑之一日下密旨于元衡乃罪任
灌仁淑等之教也元衡通于憲長閔齊仁諫長金光
準等兩司會中學欲劾任灌等議不一而罷於是又
嗾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等詣闕請對時　明庙
幼冲春秋十二歲慈殿垂簾同聽政引對于忠順堂芑等
進啓任灌仁淑可罪而其罪名以不自安有形迹爲
辭乃竄任罷仁淑遞灌相尋並竄配未幾因順明疏

以肆危宗社賜三人死順明以下錄勳賜券瀣等死
後加極刑一時名流皆目為逆黨或死或謫無得免
者乙丑 明廟命量移謫人之生存者或敘用有復
恩之漸今 上即位初年大臣李浚慶等白其寃並
昭雪擢敘已死者復官又追奪順朋芑等爵削去偽
勳嗚呼是非定於數十年之後伸究討罪於是無毫
髮恨矣而已死者不可復生不亦悲哉當時之事後
生容有不能詳知者且兵亂之後秘省所藏典籍散
失蕪存俱其湮沒莫傳乃列其姓名隨其所聞略記
其寃枉鬼情狀亦敘梗槩于下以俟博聞之人而求

正焉

尹任 章敬王后之弟也以武擧出身累官刑曹判書階一品 中廟朝以與尹元衡交惡兩竄之尋召還 仁廟昇遐 明廟嗣位慈殿聽政元衡誣任謀欲立鳳城君岏或桂林瑠竄海南未至配所賜死又剖棺行刑子興仁興義興禮皆坐死興智興信興忠以年未滿不坐父汝弼亦以年過八十不坐削職外初申公主將下嫁選婿 文定諷任欲取興仁之子璣任不從 文定怒之公主乃下嫁申檥世傳任之赤族其積漸有自云興義進士也其死也有人乘

身貢皆自
懿殿備出

昏來哭酹酒置学布一疋而去莫知爲誰後聞乃其
友金餘慶也人義之任妻郭氏及興智等爲功臣奴
婢其身貢皆自 懿殿備出聞者傷之今 上朝復
任爵興信中武科升堂上除多大浦僉使壬辰倭賊
圍城敗沒

柳灌字灌之以剛直見稱 中廟朝由資成出拜平
安監司議者以外重内輕爲言 中廟敎曰予之特
拜灌者以遼左北鄙任使處有難處之事故遣重臣
欲紓余西顧之憂也今議者不知予心而云云可加
階崇祿以釋群疑也 仁廟卽位召拜右相初李芑

尹 柳

拜相而臺諫駁遞灌代之及　明廟八承成服翌日
灌率六曹參議以上論列軍器寺僉正尹元老在太
行王朝誤間兩宮之罪請竄外連日廷爭　慈殿不
得已命付處外方又自政府書啓新政可行可戒十
條務欲防微杜漸輔少主安國家而奸黨益反目遂
誣以大逆與任仁淑同被禍無子取兄之子光纘爲
後其被禍以去也必知死手書羅織付光纘俾兄連
坐光纘曰既爲父子豈可臨難而規免遂不自辨而
就死聞者悲之令　上朝復爵灌初不爲己卯士類
所許拜承旨劾改及趙靜庵等見敗灌爲執義力攻

正人且請罷賢良科士論以是小之 以下諸人皆令 上朝復職

柳仁淑字原明己卯爲都承旨及趙靜庵等被禍仁淑亦罷廢 仁廟末年起拜吏曹判書乙巳與灌任同被禍子希顔希曾希閔希孟俱坐死少與鄭順朋交厚順朋之子礦爲仁淑侄女夫及順朋上疏陷灌仁淑仁淑語礦曰汝父近日托病不出乃謀做此事也灌橃嘗稱仁淑有豪傑之才今 上朝與灌等俱復爵

宋麟壽字眉叟號圭菴少登第事親孝嘗居母喪白燕巢于廬幕人以爲誠孝所感忤金安老出刺濟州又据栍成罪長流泗州安老敗召還爲人風標玉潔

柳 柳 宋麟壽

見者愛慕天資近道又篤學問好善愛士出於至誠
按湖南時一齋李恒在泰仁隱居講學人無知者麟
壽首造其廬從容講論而去學者始知一齋先生而
尊敬及為大司成以誘掖後進正其趣向為己任如
盧守慎李楨尤所禮重一時浮薄之輩目麟壽為孔
子守慎為顏子　仁廟朝為大司憲舉劾尹任忿擠
又論尹元衡奸邪奪嘉善資人服其持論公平而元
衡大怨之及乙巳禍作劾罷之其彈辭有曰中無遠
見明識徒有好善之名枉收時望為浮薄之徒領袖
士習從而詭激国事從而日非云〻可見求其過而

麟以至輝
一齋考

不得而為之辭也雖罷歸田里而身負重望群小益
忌之丁未賜死禁府都事至𤝞壽出跪聽傳旨貽書
訣親友有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又戒其子應慶曰
毋以予之被禍沮抑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違
禮負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遂沐浴更衣從容而就
死可見其平日所養也初　仁廟嗣位未幾即擢元
衡工曹叅判蓋以慰　慈殿之意也臺官執爭甚力
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欲其停論𤝞壽亦從旁
棋 𤝞壽告以外議云云不聽其妹夫成悌元清修好古
宋𤝞壽 𤝞壽嘗敬重之一日悌元往訪同宿從容語及余不必

堅執之意𢗅壽不肯至反覆重言佯聽不應𢗅壽平日最能虛己受言而於此一事乃固執如此元衡之必欲置之死未必非此事爲之崇也今　上朝復爵玉堂疏其行誼且論其冤死請加贈不允所居清州文書院而祀之

林亨秀字士遂號錦湖能文章善射性倜儻不羈人推國士　朝廷憂北方以修撰出爲會寧判官欲其彈壓六鎭也撫綏藩胡咸得其歡嘗不食累日或一無數人之餐曰爲將者不可不如是習性也舉使之來再爲遠接使從事官禍作斥刺濟州尋削職丁未

加罪黨人之時初擬遠竄鄭彥愨啓於筵中曰亨秀
與尹任同里閈如爪牙腹心每曰尹元衡可殺大言
於衆中其與任同心尤可知矣只爲竄謫似歇 慈
殿教曰亨秀罪同罰異予甚惻焉其賜死亨秀臨
命殊不亂子枸年未十歲戒以勿讀書應擧今 上
朝命復職除枸官陳復昌之未顯也納交具壽聃壽
聃爲之延譽於士類亨秀薦爲銓郎一日過壽聃壽
聃指復昌於座曰公等何不推薦如此人乎亨秀熟
視之曰司藝也時館職不重其遴多以腐儒充之蓋
輕復昌也復昌銜之及其得志亨秀之被禍復昌與
林亨秀

有力馬云姜判書暹嘗言赴京臨逢進貢胡人盖近我国而居者也聞通事曰爾國林亨秀安在未及對胡曰亨秀好人也聞爾國殺之然否通事無以應云

李若氷字喜初廣城君克堪之後魁正德癸酉司馬試己卯以吏曹正郎見斥己亥為韓山郡守上疏請為燕山魯山立後且論福城君嵋之冤死忤時論拿鞫頼玉堂上劄争之得免子洪胤為尹任之婿坐是謫丁未賜死弟若海為直提學亦遠竄尋賜死若氷之長子洪男亦謫寧越告其弟洪胤交結雜術之士

李若海

多叢怨上之言獄成以功復叙累官陞堂上令 上
朝削職黜外而死

「李霖字仲望咸安人前朝討平紅巾李將軍芳宗之
後也巳亥爲大司諫時兩尹相傾飛語交騰 東宮
有火災中外藉藉指爲人火諫院上劄有曰褻泥之
漸易至騰凌忌克之禍終成厲階辭語太露小尹輩
側目乙巳鄭順朋疏中有曰主上幼冲慈殿當權同
聽斷本無可疑而一二下官承奸窺風旨唱說於公
座今日議政何殿欲以探試人情云云指霖也竄義
州未幾賜死霖與曺徵士植交遊植重之

李若冰 李霖

「朴光佑字國耳文章雄渾己卯趙靜菴被罪舘學儒
生排闕門號哭稱冤門者禁之光佑傷頭流血以布
裹頭而坐草伸救之疏各坊香徒人等亦爭求之以
訟冤光佑左酬右荅思如湧泉爲人骯髒不容於時
沉屈外官 中廟末年以江陵府使召入玉堂未幾
遷拜司諫乙巳兩司會中學議罪灌任等光佑以爲
不可及灌等死庭鞫尹任家人等 慈殿敎曰中學
罷會後臺諫有直往灌任家者可鞫其由蓋指光佑
及鄭希登也杖訊六十竄配死于道希登以掌令同
光佑等議亦死杖下蓋於其日光佑希登等或向昭

下來衆任元
郭珣任拇以
佑至

格署洞或向藏義洞乃灌任之所在之洞也先佑等
實非往見灌任而為元衡耳目者布列街路見其馬
首所向爭相告言故首被酷禍先佑子受宜皆不應
擧受以深於易見稱仕至兔山縣監宜楊州牧使
郭珣慶尚道某邑人門地卑微而邃於學問一時士
類推許之累經玉堂書筵官儐居尹任之隣及禍作
誣以與灌通謀死杖下珣死都下無親戚顧見者前
日所帶行工曹皂隷者斤山者獨自殯襲護人甚義
之子懷瑾除官
「金䃙參判世弼之子也推重於輩流中兩司會中學

朴光佑 金䃙

時為持平力拒齊仁等之議初羅職未幾遠竄尋賜
死世稱嘗於經筵論趙光祖冤死被罪羅啟而李磻
無子

「李中悅潤慶之子也少登第有重名乙巳為吏曹正
郎與李煇相善煇被鞫中悅出於供招中諸政院自
明未幾削官遠竄丁丑(未恐丁)賜死李首慶嘗言如中悅
國家終不可棄之人也首慶亦以此言遠竄

「羅淑　明廟初為副提學順朋芑等八對忠順堂請
罪灌任等淑舉同僚啓曰凡人君所為當出於光明
正大不宜小有邪曲令閭内降密旨于宰相家敘定

大事不勝驚懼新政之初罪先朝旧臣不由政院出
於黯黮非但有累於聖德竊恐邪徑從此而開終構
士林之禍 慈殿悪之以與任權交厚杖鞠闕庭極
邊安置未幾賜死凡湜甲午司馬除參奉有時交遊
士林間尹元衡以爲湜在 中廟朝構成易樹之説
至曰竊負 東宮避去慶州懐不軌之心與淑一時
賜死有長吟亭集行于世
「沈苓 明廟初出拜咸鏡都事尋以趨向不正好生
議論劾罷一日鄭彦慤啓於經席曰沈苓向 慈殿
發人臣所不可道之言豈可容於天地之間乎傳曰
李仲悅 羅淑 沈苓

答所言何也彥慈啓曰答指殿下曰何其乃昉言
何事可爲乎指慈殿曰孤菩薩昉言不可付攝政
之權云 慈殿褒之曰以臣子聞如此之言未安於
心而啓之至爲可嘉鞫答死杖下
「安名世 明廟初拜翰林移弘文正字修乙巳間日
記據實直書筆法森厳繼入史局者見之泄諸李芑
指名世護逆賊修史不實鞫于殿庭名世裂衣幅書
疏論自古無死字恐殺 史官之時冀以悟 上心陳復
昌系鞫却而不受遂被誅朝服車載而出見者莫不
隕淚今 上朝復職玉堂上劄訟其寃死請贈職不

許子千之百之皆除職

「鄭源 明廟初爲承旨以與柳灌李霖郭珣等在一里交厚遠竄尋賜死

「成子澤 登第官佐郎與尹元老元衡等切親且於交河先塋相近因往來掃墳言語相失禍作後劾子澤爲任耳目譸張不根之言賜死先是子澤爲大君師傅大君卽 明宗大王也甲辰登科朝望無出右者元衡順朋輩最忌之忠順堂入對後謂柳仁淑黨被禍

「成遇以蔭拜 齊陵參奉尹元衡爲大憲劾之曰遇

安名世 鄭源 成子澤 成遇

素與鄭源李若海鄭珣等交結往來言於人曰鄭瀣源之爲人豈至於謀逆乎李德應欲免死誣指而成其獄云云請拿鞫死杖下遇之承運號大谷隱居講學明廟朝擢敍六品驛名賜對不就職今 上朝除掌令名不赴

李德應星州人尹任之婿也登第拜注書爲人柔懦不能樹立方逮獄也或誘之曰若隨問指伏則非徒免死亦可保官祿德應惑之其所供率皆信口妄發希合還就而爲之辭因而成獄繇乃結案取招德應乃憮然曰我何而死耶聞者哂之遂被極刑

「李煇遊太學以向學有名每曉梳頭必先盥手曰不
可以不洗之手握髮及登第擢拜弘文正字陞修撰
性不安靜喜交遊好論議及禍作以擇賢之說出於
煇逮鞫所供荒雜無倫杖訊累次精神昏眩不省乃
以陰懷逆心往來諸處傳言助成凶謀詰問煇但唯
唯遂以拍伏成獄被極刑
」尹潔以能詩鳴世爲修撰嘗與綾原尉具思顔飲醉
中發乙巳觸諱之言思顔啓之下獄死杖下
「鳳城君岏 中廟後宮洪嬪之出也娶司僕寺正鄭
惟仁之女諸王子中年稍長而慧危疑之際群小指
李德馨 李煇 尹潔 鳳城君岏

爲權仁淑屬意於沉至以爲當国衰時沉弊數撲馬
以收衆望成罪李芑啓於經席請先去沉以除禍根
大司憲尹元衡大司諫權應挺等繼之請置重典
命竄蔚珍至丁未兩司固請乃賜死今 上朝置後
桂林君瑠乃德豊君㦤之子月山大君婷之孫也㦤
娶任之姊而生瑠小尹之黨拜言任欲廢 明廟而
立瑠及任等被罪金明胤詣政院密啓請速處置瑠
及沉瑠聞之即逃大索八道兎山縣監李坎男捕得
於安边黃竜山爲僧隱於土室拿鞫輾之子延陽正
雲陽守坐死子濟陽守年未滿十五而肩年除職亦

擲死臨車載李芑以推官過其前乃大呼稱寃芑前
視其弱小啓而脫之芑亦有仁心椎哉令 上朝復
瑠爵濟陽守及其子恩陽守諒並除職
「李彦迪字復古黄驪人也號晦齋初名廸 中廟命
加彦字平生學問言行具在儒先錄 中廟朝沈彦
光等欲引用金安老彦迪爲司諫爭之曰安老處心
行事真小人也若復用必誤国彦光等以爲彦迪在
朝安老不得入劾罷之及安老伏誅乃起用爲全州
府尹上疏凡二十條切中時弊極言不諱 中廟嘉
納之曰古之真徳秀不是過也又送于 東宮使覌

桂林君瑠　李彦迪

省仍名拜兵曹叅判尋擢資憲及　仁廟卽位尼倚
重以彥迪母老難於來仕京中　命舁其母來京沿
途給夫其寵眷如此　明廟幼冲嗣服　慈殿垂簾
同聽彥迪深憂其漸議于三公封章進新政急務如
懋聖學親賢臣遠小人嚴內治杜私謁等凡十條大
抵皆彥迪所草也後元衡等指以爲罪曰書上十條
外托正倫內實縶人主手足云方順朋等上變引對
于忠順堂彥迪隨諸宰相入對進啓曰事必先明正
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　慈殿不納是日入侍者錄
勳彥迪亦例叅焉灌仁淑等旣死士林塗地彥迪知

時事之不可爲以母病上劄乞歸省慶州又上劄陳
勸戒之事仍乞解職留養初李芑以贓吏女婿不得
爲顯職廷議以芑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爲不可彥
迪爲大司憲力主其可通芑遂躋清顯厥後識芑心
術不正爲慶尚監司語都事李天啓曰近觀時議李
芑必作相芑爲人凶險必禍士林未幾天啓名拜持
平芑爲相劾遞之芑由是啣彥迪嘗於榻前進啓曰
彥迪有學問人望重矣然其心偏在全州時上疏以
輔養東宮陳戒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不可知矣
揀東宮失火彥迪欲推其所自出其論已不正　主上
李彥迪

即位之初為十條之戒至以封還内降為言皆彥迪與柳灌所為之事也且以啓沓為不正而猶且見錄勲籍安享爵位臣賴彥迪得以許通於臣固有大德矣以大義不敢不啓於是兩司劾之削勲削爵丁未鄭彥慤告壁書寡配江界彥迪聞之色不變謂家人曰好待養大夫人皇天佑善吾不久當還矣及到謫所以得罪於天端坐斗屋不見天日未幾丁憂竟卒於謫所嘗著九經衍義極論為治之道繼以封事以寓憂思累朝眷眷畢忠之意未果上 明廟末年燭其無辜命賜職牒令 上朝加贈領議政賜諡

文元公配享〻明宗廟廷太學諸生屢上疏請從祀
文廟 上重難之不施行無嫡子取弟之子應仁爲
後

「權撥字仲虛安東人 中廟己卯以禮曹參判爲養
出爲三陟府使靜菴等被禍橃亦見罷癸巳復敍
及金安老伏誅始得進用累官階一品全羅水使某
因失誤軍機 命拿來禁府即已發行橃聞之即詣
闕啓曰方此倭賊窺覘之時鎭帥主將甚爲失計請
速差新水使馳赴交代後拿來 上可之時人歎其
憂国之誠焉老而好學手不釋卷一日 中廟賜宴

權撥

諸臣于內苑機袖冊而入不覺遺落及宴罷內豎拾
以進 上曰自權判書懐中而落也令追與之乙巳
爲兵曹判書以院相在政院芑等上變詣政院機見
順朋迎謂曰令公亦何以來耶順朋悚恐無以爲容
及入對忠順堂力陳不可以暗昧之事輕罪大臣之
意灌仁淑等旣被竄機啓曰自先 朝七年荒歉今
年秋雨不止民生可矜自昨日大風連雨冡昧不止
小臣之意以爲竄逐大臣乃國家重事而其罪亦不
分明或恐天意有所感而然也近者會議人皆不知
其端今若以謀危 宗社之罪則乃人臣極罪之名

不可不明　幼主卽位未逾月遽稟受遺大臣又因
諫臣人必畏言而不敢有所論啓也尹任雖被重罪
不足惜窮料　王大妃若因此用心不食而生病則
豈非嗣王之累哉　嗣王於大妃有毋道焉尤不可
不思也蜚語自古有之明君不以此罪人也柳權素
有腹病朝歇則暮重來于朝堂常依屛壁而坐又爲
子息不敢呈辭扶病力行者是畏国国恐　憂而然也柳
仁淑又得上氣症血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
心縱有逆心分明定罪則可以鎭安人心今若远行
權機 路中得病而致死則人皆曰國家殺之也伏願平心

察之使情罪相稱群心安焉　慈殿答曰此事孰不
知之且引災變反以加罪爲非予甚寒心災变若出
於罪後則猶可說也此災之出久矣恐有奸人以然
也　世宗朝昭憲后父亦被重罪若有罪焉不可以
至親貸之朝廷如是國事尤誤予心寒焉於是順朋
上疏極論機妄引天災伸救灌等之失即遞機職賜
權任仁淑死初機持啓草到政院示院相李彥迪尤
多觸忤之言彥迪以爲如是則反激促禍勸使削去
其中過直之言旣抹去機抱膝歎曰删沒如此不如
不爲初以入對忠順堂例參勳券及有此啓即削勳

削爵丁未竄朔州而李橃及彦迪俱自其鄉押向配所不期而相值於碧蹄驛橃曰李貳相權貳相之行何莫〻也竟不相見而行今 上朝慶尚道觀察使朴啓賢馳啓請襃奬其忠義大節 命加贈左議政橃虛懷好善休〻有容宋獜壽嘗稱之曰橃其真宰相中之宰相也子東輔東美皆除官

「白仁傑字某 仁廟初以南平縣監入爲獻納方發旨之下也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彦忱持平金礛閔起文司諫朴光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及仁傑等會于中學齊仁光準發

白仁傑

議欲効濯任等希奎等不從遂罷會是日芑順朋等
上變入對罪濯等翌日希奎等合辭啓曰昨日齊仁
先準等欲論尹任等三人臣等以爲當主小國起之
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論啓大臣甚非其時議不一
而罷如此關重之事不卽論啓請遞臣等之職辭職
而退仁傑獨啓曰自上政事雖微細之事當光明正
大今者尹任等當說于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元
衡使毀三字相直啓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
定之者大失矣事體後日奸細之徒必因此端而得志
況罪人必正名定罪後国人皆曰某人以某事被某

罪也尹任等三人只曰逮竄罷職遞差而無傳旨辭
緣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受旨之初當啓
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有後弊況以此至
親承順爲之弊將難救云則上無處事之失下無貽
弊之患而遽自相通于宰相使國家之事不得出於
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光準等以論啓任等款
于臣等臣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而此事不出於此
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等亦以爲然遂不論啓
此則可矣而元衡之失面對時不啓亦爲非矣況齊
白仁傑
仁以憲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

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　上慰勞之心而始諫之體
則掃如矣孰義宋希奎等與臣所啓之意終始相同
而不卽決啓徒煩辭避未免逡巡之迹非所以盡言
責者請並遞之　慈殿答曰密旨事於宗社迫切不
得已爲之事啓議與朝廷議處仍招大臣及六卿傳
曰白仁傑假托以正庇護逆賊使深處國事者不得
自安先罷因其府大治希奎以下幷罷職領相尹仁
鏡等同啓臺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摧折請恕其愚妄
不允鄭順朋在家獻議曰仁傑不顧　宗社大計及
托密旨妄繫同僚罪之未爲不可仁傑原情入啓因

兩司之啓得免丁未謫安邊仁傑雖得罪而直聲動
一國、明廟朝因大赦放還乙丑 文定上昇卽命
敍用今 上初以楊州牧使召拜弘文校理尋擢直
提學仁傑尊慕趙靜菴嘗於榻前啓曰宮中必至今
以光祖爲賊也 上答曰不然宮中今未聞此言也
蓋 文定深惡光祖每於辭令之間必示痛切之意
故也新政之初清議大行明示好惡伸雪己卯諸賢
追罪南袞沈貞等仁傑倡議之功爲多累官至參贊
年踰八十卒子惟恒惟咸
盧守愼
盧守愼字寡悔號蘇齋少從事性理之學有重名文

章高古　中廟癸卯擢壯元未幾遷拜吏曹佐郎及
乙巳禍作劾以趍向不正好生邪議削爵又劾以踈
愚戇妄狂挾虛亂言鼓扇浮薄使有識傍觀者莫敢發
言釀成士習之詭激寃氣之讀其彈文可見其人無瑕
玷之可指而小人之無忌彈也丁未安置于珍島守
愼兩親在尚州日夜思慕從遊之人有語及父母輒
汪然涕下不禁凡得異味不以入口藏貯得便遞送
于親又手理絲結網獵魚乾腊以致養乙丑文定上
昇命量移中途今　上嗣位大臣李浚慶等薦之曰
守愼學問精詣可備顧問召拜弘文校理不次擢用

拜副提學以親老乞歸養拜清州牧使移授本道觀
察使丁父憂服闋、命其母親來都下未幾擢爲相
上眷注甚隆守愼在謫中愛陳櫟夙興夜寐箴進
學功程有次第遂節註疏上疏投進 上命書局印
布之再爲首相或辭或遞凡在相位十餘年己丑逆
獄起罷職而卒
「丁熿少與盧守愼齊名人稱丁盧乙巳爲舍人其削
職被竄也彈辭與守愼同又同時遠竄配巨濟未放
而卒
「宋希奎乙巳爲執義兩司會中學閔齊仁金光準等

丁熿 宋希奎

憑客旨欲罷灌任等希奎力拒之曰雖寸斬我身不
從也初罷職丁未付處中道而卒
「金鑾祥字季膺戊子司馬丁酉科孝友兄弟不令異
乙巳爲正言不從齊仁先準之議坐罷丁未安置南
海　文定上昇量移中道今　上初李浚慶等啓曰
金鑾祥柳希春學問該博可爲講官名入玉堂累官
大司諫朴漸有時名登第擢敍六品拜正言鑾祥以
漸性不安靜名過其實欲駁之同僚付時論者不從
其議劾遞鑾祥坎坷而卒
「柳希春字仁仲捷戊戌科乙巳爲正言同鑾祥等說

罷之丁未配濟州尋以家在海南與濟州相近移配
鍾城歷省其母〻與之永訣断髮封付曰見此如見
我可也及聞母訃置封髮及遺衣于椅上朝夕哭奠
聞者哀之自少嗜學聰明絶人及在謫中極意讀書
經史子集無不淹慣成誦以至字畫音義亦皆叅證
致精乙丑量移于恩津縣學者多從之 今 上朝還
朝久爲講官承對顧問多所啓發 上嘗曰予之進
學資於希春爲多舊例副提學無以資憲除之者
上特拜希春後遂爲例及卒 命贈贊成希春與金
猶厚相善其謫去也猶厚執別曰君今遠謫一家緫
金鑾祚 柳希春

所依君之子我當取而爲婿君亟念焉時子景瀛尚
幼及長甚庸拙而卒故其女猶身可謂有古人之風
也希春之兄成春亦以學行見推己卯坐黨禍罷
斥而卒

閔起文字叔道以上舍生遊泮中觸忤於金安老被
鞫殿庭僅免登庚子科乙巳爲持平不從齊仁等之
議坐罷丁未付處于外尋蒙放乙丑叙用今 上朝
累官副提學大司諫及金鸞祥忤時論起文亦見踈
外以黃海監司卒于官起文嘗言人之死生有命存
焉中學一會罷出時之臺諫歷抵他處者皆被重罪

我則直還于家故得免云其時景色誠可畏也或傳元衡之黨有變着賊服潛伏于中學廳下竊聽論議云云

「李彥𢘪延安人乙巳為掌令同起文等之議坐罷于末流配于舒川末放而卒子至男有孝行

「韓淑官至二品以在尹任之近隣與之交厚流碧潼而卒弟澍為舍人亦劾以在任隣替勢相倚削爵于末流利城乙丑命移近道今　上和大臣等啓曰韓澍李震俱以良善之人可合始侍召還拜舍人未幾卒澍在　仁廟朝嘗啓於經筵曰　世祖於成三

韓淑 韓澍 韓瀾 閔起文 李彥𢘪

間朴彭年等心雖嘉之危疑之際不得不罪之以鎭
靜人心故嘗教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或
滅爲此微言以曉後世子孫也澍在利城訓誨後生
北方本不知學因澍成就有或登第者灝乃淑之弟
也澍之兄淑等被罪翌年及第以承文院權知削官
爵黜外今　上朝累官承文判校
「李霽霖之兄也爲舍人及霽霖被罪以喜生議論使士
林不正劾罷之丁未付處于泰安乙丑量移廣州今
上初還朝累歷執義陞堂上以三陟府使卒于官
子碩亨繼亨遠亨柳灌居于昭格署洞如霽霖鄭源

李若海郭珣皆以同在隣里罹禍

「李天啓報恩人也　仁廟初自慶尚都事召拜持平時李芑新除相天啓發論劾遞芑嘢之禍作後芑詣闕啓曰近者定罪各適其當然朝士雖有坐罪者而亦有所未盡此必始諫未及聞見也天啓及其ゝ亦可罪也於是　命削官蓋芑報其怨也丁未付處遠方而卒

「成世昌俔之子也　中廟朝忤金安老竄平海安老敗召還累官左贊成大提學　仁廟朝擢爲右揆及禍作以與任仁叔交厚劾遞未幾竄配長淵而卒

李匯辰　李天啓　成世昌

「鄭滋官兵曹佐郎女爭選入　仁宗後宮又一妹爲
桂林君瑠之夫人坐瑠被杖訊長流慶源而卒父惟
沉亦付處遠方　明廟末年放還除敦寧判官瀣之
爭澈」

「李湛字仲久號靜存齋以文名乙巳禍作李芑啓曰
湛與李天啓權勿李滉無異於金礎輩請罪之於是
並削爵丁未遠方付處」　明廟朝先蒙放釋乙丑
命叙用令　上朝累官大司諫而卒湛尊慕退溪居
閑時書疏往來多有質問退溪亦許之嘗於書簡中
同封梅花一枝以寓古人寄信之意湛精於易嘗

語子侄輩曰觀天時人事國家不久將有大亂吾老矣不及見汝曹恐不免也壬辰倭亂子哲容為昌寧縣監奔竄道死婿金韞亦餓死于山谷湛殆有前知之明也芑既請罷湛等十餘日又啓曰更聞見則李滉非不知是非也請勿削官　上從之世傳芑初欲罷李澤誤以滉書啓既覺其誤又不欲自認其失從而為之辭或云其侄元祿力救滉而脫之云澤嘗語人曰吾為献納因事而適白仁傑為其代未久遭其变禍福莫非前定云

「黄博字仲約乙巳禍作坐罷丁未付處中道與李湛

鄭滋 李湛 黄博

一時見放乙丑復叙累官承堂上而卒
「權勿字介之累官校理掌令因李芑啓削官丁未付
處价川而卒權領相橃乃同宗也嘗語人曰吾聞其
行已不安靜處及禍欲規之再訪不遇勿亦不來見
竟至不免云
「尹剛元字景仁爲人端小有膽氣爲兵曹佐郎以與
林亨秀韓澍相善坐罷丁未付處楊口未幾以出入
官舍拿鞫流康津乙丑量移今 上朝除職以承文
判校卒子箕丙子科壯元後改祁剛元之從兄忠元
蔭仕奉事亦見竄

「李爓為奉教以煇之從弟劾罷丁未流慶興乙丑量
移中道令上朝放還仕至禮曹正郎子玄培
趙璞有文名与芑順朋等入對忠順堂也以史官入
侍叅勳券旋以交結德應等劾罷削勳丁未付處中
道而卒
「安景祐司錄彭命之子蔭仕至星州判官嘗為開慶
縣監時金光準守喪居尚州與孽弟爭財誣陷其庶
母毒殺光準之兄起大獄景祐為推官知其冤不究
竟李彥迪為監司亦疾光準用心祕狀未幾光準訛
事被重駁大怨之及禍作以景祐在柳灌同里且與
權勿　尹剛元　李爓　安景祐

李若海切親戚罪竄配三水而卒 此條當在下

「金振宗有文武才嘗與林亨秀偕爲巡邊使張彦良從事官 仁廟朝爲副應校及禍作効以所趍向不正好生議論罷黜丁未付處中道而卒 此條當在上

「柳堪爲吏曹正郎時裒集芑頎朋等忠順堂進啓時辭及前後推案名曰乙巳定難記令書局印出吏曹郎官等欲印私件堪曰豈無可見之書而必印此書乎佐郎韓智源語李芑曰堪以此書爲不足觀也李元祿乃芑之猶子也爲兵曹正郎憂芑戕害士類已甚竊言叔父所爲異日恐有赤族之禍其言洩於人

兩司劾堪元祿請竄之 慈殿啓曰觀兩人所言其
懷異心明矣令拿問決杖一百極邊安置堪配慶興
元祿配江界 明廟乙丑并還令 上朝堪爲舍人
元祿陞堂上而卒堪子永建永立

權應挺乙巳爲黃海監司以捕瑠之功陞嘉善爲
大司諫時治黨人方急怡諫羅織論入死罪者相繼
應挺累有重難之意大忤元衡劾以當加罪逆類之
時爲諫長力擠公論爲後日之地又言於李芑之同
婿李仲南曰芑當不久取禍愼勿出入其門云云削
職丁未遠竄弟應昌少登第爲名宰亦坐罷丁未遠

權應挺 權應昌 金振宗 柳堪

竄 明廟朝并見放復職應昌至今 上朝卒
「李文楗乙巳爲承旨芑順朋等引對時入侍錄勳未
幾以煇切親削勳竄配星州而卒以善筆法稱
「金忠甲李煇之婦弟也丙午登第爲承文正字劾以
付會詭論門外黜送今 上朝復爲司成而卒
「金禧年字慶老甲午司馬金安老當國以陳字及禧
年謗議朝政鞫問殿庭字死禧年受刑僅免丁未大
司諫李蓂大司憲安玹等啓禧年喜進異議托稱正
論以亂舘中且曰今之士林之禍有同戊午甲子歟
動邪說以惑人聽請拿鞫 上從之禧年適於其時

以覲親往在咸陽臺諫所論虛誣於如是兩司旋自劾
以所聞非實推官尹仁鏡啓曰臺諫以誤啓辭避不
可以前傳旨推鞫成罪但此人在館中托以正士習
喜爲論議變亂是非請遠竄流配定平同時有許忠
吉乃伯琦之子也遊太學喜論議丁未加罪黨人時
仁鏡芑順朋等啓忠吉倡言館中曰乙巳之鞫李德
應不能忍杖而服招而已乃虛事也豈其宗乎云云
請拿鞫問一作忠吉受刑六次不服仁鏡等以爲此人
與金禧年一樣好爲詭激之言者也若期於得情則
必死請竄遠方後 明廟放之今 上朝忠吉累官
李文楗 金忠甲 金禧年

四品禧年拜通禮以年八十陞堂上壬辰死於倭賊
「安輸乙巳爲注書芑順朋等引對時入侍參勳錄推
以任之姻親劾罷削勳丁未竄中道父世亨亦付處
後輸以其子爲尹元衡之妾女婿敍用累官爲奉常
正元衡敗輸罷廢而死
「崔弘渡爲承文院博士以瑠之同婿罷斥後取尹元
衡之妾子孝源爲婿敍用陞堂上拜東萊府使元衡
敗罷廢而死
「乙巳七月初一日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　文定
王后垂簾同聽政八月某日下密旨于禮曹參議尹

元衡乃罷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二十二日知中樞府事李芑工曹判書鄭順朋知中樞府事許磁同知中樞府事林百齡等詣政院啓曰國有大事請面對 上御忠順堂時大行大王殯于思政殿慈殿亦同御命召領議政尹仁鏡領府事洪彥弼時右議政成世昌赴京左贊成李彥迪兵曹判書權橃左叅贊丁玉亨右叅贊申光漢禮曹判書尹溉判尹尹思翼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承旨宋麒壽崔演宋世珩李文楗鄭源李潤慶注書安鍭檢閱趙璞等入侍芑等進啓任罷且言灌仁淑等與任相厚不自安有形迹問諸左右或言

乙巳禍 安鍭 崔弘渡

芑之啓是也或依違兩間彥迪曰事必先明正大不
然恐有士林之禍機亦啓不可以無本之言輕罪大
臣　慈殿教曰尹任自先王朝包藏禍心到今兇謀
益深宮中日夜涕泣令者發於公論乃祖宗默佑而
然也朝廷須知爲宗社之賊而治之可也群議以爲
任可竄灌可遞仁淑可罷仍傳曰任以無識武夫不
無迯躲之理令宣傳官二員拿出于其家翌日因白
仁傑啓辭　慈殿盛怒又招大臣六卿等于賓廳示仁
傑啓辭傳曰尹任定罪甚輕故交結者如此邪論依
律定罪事設啓仁鏡承順　上旨但以死罪過重之

意啓之順朋在家献議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
至依律恐其太重灌仁淑俱以執權大臣付結尹任
謀危宗社其罪極重而灌仁淑等事同脅從不可以
一律處之於是任絶島圍籬安置灌仁淑中道付處
芑拜右相齊仁先準因辭職而遞許磁拜大憲羅世
纘拜大諫兩司論灌等以謀危宗社罪之罪名太重
仁鏡芑亦啓其罪名過重 慈殿不從居數日權橃
書啓明灌仁淑等無他心請使情罪相稱順朋大怒
即上疏鍛錬任灌仁淑等締結謀危宗社之罪不可
容貸且斥橃伸救之失 慈殿即引對大臣六卿判

乙巳禍

尹两司長官于忠順堂下順朋疏示之曰如此逆賊
卿等何伸救之甚也順朋為國忘身真節義之士也
任灌等不可不以其罪〻之左右皆以為過請示好
生之德或以任則不足惜而灌仁淑可恕議未決尹
思翼進啓曰此非難事順朋之言是則罪任灌等不
是則可罪順朋　慈殿作色曰此非所以議之也卿
等可退去予當决之遂賜任灌仁淑死以討逆告廟
頒赦順朋以下録勲初號保翼改衛社又改定亂順
朋芑百齡為一等（順朋位在芑下而前後献議上疏深文成罪之功為多故為首云）
彥弼仁鏡彥迪橃玉亨光漢漑齊仁光準為二等元

衡麒壽演世珩文樋源潤慶清原尉韓景祿宣城守
萬年林九齡尹敦仁崔彥浩安餡趙璞内需司别坐
尹叅乃元衡孽孫也内官朴漢宗爲三等後元衡升二等崔
輔漢金明胤申秀涇鄭礩安世遇等追錄彥迪樓齊
仁文樋源醠璞皆被罪追削潤慶以中悅之父見削
參亦追削順朋有子曰礦天資絕人學識追諸如音
律箕數華語皆不學而臻其妙大爲士林推許擢叙
六品當順朋之草疏請罪瀣等也礦力諫不聽遂不
見容自放於外以終其身礩鄭譜礩是礦兄年才弱冠昏夜
往來通言于元衡等處得錄勳九月金明胤密啓尹
乙巳禍

任欲依瑠阬為究謀請速處置瑠阬進士安世遇捉
納尹任婢子毛麟曰此持任諺書出入大內者也請
鞫問且請鞫任妓妾玉梅香婢妾從伊等先是有拾
得紬裹盛諺書者於闕庭者其書略曰近日國事漸
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欲移大位於公反處政
承慶已通之耶日所教之事勢難為之前日所達之
事請速為之云云認為任通于 懿殿而遺失於闕
中而見獲此乃元衡等欲誣灌任之罪自造自投而
自獲者也 慈殿封下于賓廳大臣等曰見此書不
覺寒慄所教所達者乃何事也任果無逆謀乎設推

鞫廳子慶會南門外鞫任妾及奴婢並鞫德應煇興
仁興義興禮等 仁廟方在殯而拷掠其外親血肉
狼藉於闕庭 懿殿被誣不能自白籲天祈死至欲
登高自殞聞者惨痛初百齡與任爭王梅香任死乃
納其妾百齡本無行見棄於清議 仁廟朝爲特進
官亦見駁遞以此嫉害士林不遺餘力礙步遊金慕
齋之門有名望初雖爲百齡所誣與之同事而至加
以叛逆大肆殺戮非其本心故屢發伸救之言常自
歎曰我不免爲小人矣多稱疾不預事及陳復昌附
元衡除司諫磁上疏極論復昌奸回不可重用之意

元衡怒之以陰護兇徒排斥爲國之人劾之除勳一等爲三等流竄而李齊仁初雖與元衡同事而及其刑戮究濫每於鞫獄之際有寬緩之意竟爲元衡所忤削勳竄黜而先準與元衡終始同惡賛助之力爲多丙午八月大憲尹元衡大諫權應挺執義元繼儉司諫鄭彦慤掌令沈逢源尹雨持平李樞李元祿獻納姜僡正言李瑛等啓李霖賜死同年十月大憲尹元衡大諫權應挺等啓羅湜羅淑李若海鄭源等賜死丁未三月大憲李薇大諫丁應斗等啓李中悅成子澤金磻等賜死同年九月十八日副提學鄭彦慤進

封書曰宣傳官李橹亦同來以啓臣女子從夫歸全羅道臣送于
良才驛見壁上有朱書關重國家故取來進傳曰此
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爲也 命招大臣六卿仁鏡芑
順朋齊仁許磁元衡先准等承 命而來領府事洪彥弼病不
來 下彥懋所進書示之其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
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也豈不寒心
云云仍教曰近來灾變極多又有如此事恐其有各
別所爲之事問之耳仁鏡等回啓曰見此書非直迷
劣者所爲也近來邪論甚騰此書雖不足取宗然見
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當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
乙巳過

故邪論如此由禍根尚在耳仍分等議罪以啓鳳城
君岏宋麟壽李若氷一罪李彦迪鄭滋極邊安置盧
守慎丁熿金鸞祥柳希春絶島安置權橃權應挺權
應昌鄭惟沈李天啓權勿李湛林亨秀韓澍安景佑
遠方付處宋希奎白仁傑李彦忱閔起文黃博李震
李洪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元付處亨
秀復以彦慤之啓入死罪岏初以骨肉不可相殘不
從大司諫李蓂執義鄭惟吉掌令尹釜洪曇持平柳
堪尹玉司諫尹仁恕獻納魚季瑄正言安軸沈守慶
等論執逾月至於辭職乃從之太學生金禧年許忠

吉等以危言激論亦被刑訊流竄士林之禍於此極矣己酉李洪胤之獄橫罹者尤多五六年間連起大獄究獅楚毒藪聞惟腥非徒生人之不幸其亦國家厄會歟自是人皆脅息道路以目生殺予奪一出於元衡之手而 主上恭己南面而已矣芑嘗赴太學諸生目為忤作人謂其手熟於殺人也過都市〻人竊指謂老虎謂神於害物也順朋城府尤甚刻猶以芑為不猛嘗曰兇徒即日當了歟後李文仲芑之字也處事不猛以致紛紜歲丙辰茂長居幼學安瑞順因災異求言上疏論灌任仁淑等三人之冤死且言母后

乙巳禍

臨朝執狐疑之心彼五六大臣舞出誆賊之謀欺罔
天聰人皆切齒至於宋麟壽林秀亨等皆無辜見殺
天若有知殃慶必以其類至近來災變皆由於此可
因以大赦云云拿來鞫于殿庭以亂言處斬籍沒家
產斬刈之餘乃能不畏刀鋸而言之切直如此可見
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得以泯泯也 明廟旣長
慈殿攬簾而實執權柄大小命令不得自由雖 淵
衷實悟而莫伸 睿志嘗敎曰乙巳之事予方年幼
不能詳知云云及乙丑 文定上昇元衡放黜乃降德
音凡諸人之生存者或量移或敍用追 聖上嗣服

聿追先志首命登庸在謫之人死者復職給產次論
順朋芑彥憝等貪功樂禍罔上誤國之罪追行削奪
終乃刊削僞勳大正是非誅奸究於旣骨雪壞泉之
幽究國人莫不歡欣叫忭快然若扶陰雲而覩白日
盛矣哉

附魏義士傳

魏德龍者承文院奴也一名龍不役于本院而雇
役于承政院常跟隨承旨爲隸人之長俗稱色掌
萬曆辛卯冬余拜承旨龍常隨行壬辰夏倭寇侵
逼 殿下將西幸余語龍曰 主上出狩余當執

羈靮以從若能從我否龍慨然諾之余曰若有妻
子奈何龍曰雖然必從之余義之卽解衣以贈臨
發之夕龍請曰與妻子訣别而來余許之而意其
不復来也扈 駕行至高陽碧蹄館龍追及之余
奇其果有信也到松京余拜留守未幾臨津師潰
余退次于山谷尋授京圻觀察使因兼留守常在
賊圍間朝夕從營避其鋒龍帶弓矢不暫離左右
備經危險終無懈意越明年春天兵復平壤進屯
松京漢都之賊南遁道路始通龍告尋其妻子始
辭去龍初非與余有故也余亦非有施龍也特以

意氣相許乃能臨死生不相背其亦義哉噫當乘輿播越其平日食厚祿官侍從承恩寵口談先王以忠義自許者臨患難乃有委棄君父如弁髦鳥散鼠竄以希苟活或有不顧其父母而載妻子走者聞龍之風亦可以泚顙矣龍之為人魁岸不喜作媚人之態乍見若少情者而遇事有當為者勇往必果余之婦黨李司評碩亨家碎於賊孤身客寓於都中而死無顧護者余見而傷之要龍往其喪龍無難色身自襲含訖走市買棺而治之殮絞無不盡其力既又偕術人相葬地吉凶卜日時

董凡役事葬畢返虞乃去李氏無子姓無可市息於後日者而如是爲之斯乃無所爲而爲者也非義而能如是乎嗚呼茲豈不足以扶世教而樹風聲者歟呂氏所謂無好人三字自賊者之言不其信歟龍以軍功免賤屬吏胥吏除洛河渡丞方居城中其妻販賣以食之余嘉其在市井而有士夫志槩時人容有不知者故叙以記之無亦使其無傳焉